

新港预算案比较

新加坡与香港分别于2月19日和28日发表了财政预算案。

两个经济体在规模、增长率和结构上都相似。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同样约为3000亿美元（3960亿新元），而新加坡和香港在2017/18财政年度的增长率分别为3.6%和3.8%。这两个城市的GDP有70%是来自服务业。

两个预算案均有盈余。在上财年，新加坡取得了96.1亿元的预算盈余，香港则录得1380亿港元（233亿新元）的巨大盈余。

本财年，新加坡的总开支预计为800.2亿元，总经常收入则为726.8亿元，可能出现73.4亿元的预算赤字。不过，实际总收入通常会高过其原定数字，所以原定财政赤字也可能转为盈余。

新加坡将多年来所累积的盈余转入国家储备金。香港也同样将常年盈余拨入储备金，到了本月底，其储备金预计将达到1兆零920亿港元，相等于1840亿新元。

与新加坡在2018财政年的800.2亿元预计总开支相比，香港的总支出预计为5579亿港元，即940亿新元。香港的开支主要是教育（依序）、社会福利、基础建设、卫生和保安。相比之下，新加坡的开支主要是在国防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和内政。

同新加坡的726.8亿元总经常收入比较，香港的总收入预计为6045亿港元，或1020亿新元。

香港能取得明显更高的收入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其预算案包括了卖地的收入，而新加坡并没有这么做。在新加坡，卖地的收入没有纳入常年的预算案，而是成了储备金的一部分。每年的预算案则可使用储备金的部分投资收入。

香港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利得税、地价收入、印花税、薪俸税和投资收入，其中地价收入就占了总收入的20%。利得税指的是企业所得税，地价收入则包括卖地收益和契约修订。

新加坡的收入主要来自公司税、个人所得税以及消费税。政府在今年的预算案宣布，它将会提高烟草税、房地产的买方印花税、女佣税和

机场税。此外，它也会从2019年起征收碳税，消费税则将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从7%调高至9%。

不过，预算案也增加了对个人的财政转移支付，例如每个年满21岁国人可根据收入获得100元至300元的“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”（SG Bonus）、购屋津贴以及组屋杂费回扣。为了协助中小企业提升生产技术和技能，政府也延长了加薪补贴计划（Wage Credit Scheme）和津贴。

香港在上财年取得了巨额盈余。按照当地的说法，就是“库房大水浸”。约40%的盈余将用在利民纾困的措施上，其余则归入香港的财政储备。本财年，香港政府将宽减利得税和薪俸税，宽免差饷（物业税）一年，并增加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援助金。这些纾困与宽减措施将耗资500亿港元。香港政府也另外拨出500亿港元推动创新科技发展，以让经济朝多元的方向发展和提升其未来的生产能力。

香港预算案的转变

与过去相比，这次的香港预算案有两大不同点。

第一，本届政府没有遵循公共开支占GDP的比率不超过20%的财政预算准则。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：“面对社会和经济多方面的需要，公共财政也需要积极回应”。

第二，有别于以往，政府没有派钱给所有香港市民。纾困措施更针对性地用在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士身上。

在这方面，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、高龄津贴（编按：俗称生果金）和伤残津贴的人士，今年会额外得到两个月的津贴。同时，政府也向每个贫困学生派发2000港元津贴。

新加坡和香港的预算案都有盈余，并做好长远规划和大力投资于未来。彼此也都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。

不同的方法

不过，两者还是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。第一，即使取得巨额盈余和多年来累积了庞大的储备金，新加坡为了加强收入来源，还是调

高税率、费用、关税和征费。

相比之下，香港在最新的预算案并没有增加税收和关税。事实上，它还在税务上给予宽减或宽免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。

新加坡提高税收的理由是，要加强安保和建设可造福后代国人的基础设施，新加坡人须为此买单。这种想法有其合理逻辑，这一代国人能够乘凉是因为上一代国人种下的树。然而，代际的开支负担和利益共享，也应有某个限度和取得合理的平衡。这一代国人不应承担过重的税务，以致为了后代国人而把腰带绑得过紧。

第二，新加坡预算案的一个意外之举，是发放100元至300元的“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”给每个年满21岁的国人。香港和澳门在过去几年曾派钱给他们的市民。但香港今年已决定停止派钱，结果引起了广泛的不满。停止这样做是因为派钱只能带来短暂的良好感觉。

新加坡人在拿到“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”时，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。由于数目不大，良好的感觉会较少，而他们在未来可能会要求更多。一旦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，并期望它会一直延续下去，将难以做到取消它而不引起广泛的不满，这与派钱让人开心的原本用意背道而驰。

虽然新加坡和香港像孪生兄弟，但他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。

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，前者的防务和外交事务都交由后者管理。新加坡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得负责自己的国防和外交事务。

没有一个“阿爷”（编按：香港民间对中央政府的称呼）做靠山，新加坡在规划未来时，在预算上自然得小心谨慎。

两者的预算案重点因此必有所不同。尽管如此，它们都为未来进行投资和拨款，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，它们皆为具前瞻性的预算案。

作者是前新闻及艺术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、新加坡驻香港前总领事，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教授。原载3月7日《海峡时报》。黄金顺译。